

感动

GAN
DONG

《报刊精萃》编辑部◎主编

谨以此书献给

含辛茹苦的父母

萤窗相伴的师友

刻骨铭心的爱人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感动

GAN
DONG

《报刊精萃》编辑部◎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动 / 《报刊精萃》编辑部主编.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221-582-5

I. 感… II. 报…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481 号

感

动

《报刊精萃》
编辑部
主编

出 版 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320825 (发行部) (010) 88361317 (邮购)
传 真	(010) 68320634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1.75
字 数	228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24.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221-582-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们需要“感动”

2008年的“两会”，最引人注目的明星要算传奇学者林毅夫了。这位即将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北大教授，“三八”妇女节那天，与同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妻子陈若英，双双接受全球数百家媒体采访，轰动一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让林毅夫名噪中华，誉满全球。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世界经济学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林毅夫是发展中国家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人。

但最感动我的还是林毅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两次落泪：在谈到他消失四年后才设法让家人知道他仍活在世上时，在谈到他想早一日回到台湾拜祭父母和祖先时，林教授潸然泪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一般人认为，男人成熟的标志是理智和冷静，是情感的深藏不露；何况林毅夫还是经济学家，一生相伴的是枯燥的数字分析与逻辑推理。然而，他却如此感性、易于激动。我们感动于林毅夫的传奇，更感动于他的感动。

这让我想起一句古语：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

人需要感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淡了人们的情感，人们多了几分冷漠与自私，对真善美和他人的幸福无动于衷，对假恶丑和他人的不幸视而不见。这是很可怕的。林毅夫的不凡成就，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的感情没有完善到某种程度，那他的能力也就显现不出来。

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感动》一书收入数十篇亲情友情与爱情的美文。我粗读数篇，感动得热泪盈眶，难以卒读。真是人间有真情感动苍天，世上有大爱震撼大地。

社会需要感动。人少了感动灵魂就会残缺，社会少了感动也会失去应有的和

谐。人类的文明进步，更是受到感动后产生推力的结果。《感动》里那个挑山的断臂男人，用独臂挑起的何止是百多斤的货物，更是孩子们辉辉煌煌的未来；那个贫穷的农妇母亲含辛茹苦支撑儿子一次次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那个一生饱受父母轻视与邻居白眼的傻弟弟最后为搭救落水儿童献出年轻的生命；那个相貌平平的女孩在与恋人分手之际用自己的身体为心仪男孩挡住裸露的电线……这些故事，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洗礼，情感得以升华，精神受到鼓舞。我们的社会需要这些平凡人的感人故事，我们更期待这些故事能感动更多的人。

如此，《感动》来得恰逢其时。

《知音》主任编辑 阚 娟

2008年3月16日



目录

GANDONG

第一辑 爸爸的吻

- 挑山的男人 姜钦峰 ◎ 002
 我为父亲开车门 黄方国 ◎ 004
 痛了三十年的一记耳光 姜泽华 ◎ 006
 我的哑巴父亲 段慧丽 ◎ 008
 50个布娃娃 英 涛 ◎ 011
 一辈子陪伴 李吉琴 ◎ 013
 我的瞎子父亲 雪 儿 ◎ 016
 恩情 缠枝莲 ◎ 018
 父亲节 佚名 ◎ 020
 天国来信 佚名 ◎ 022
 父亲啊,你真爱的足迹已经西去 陈清贫 刘晓露叙述 ◎ 025
 不会再有第二个你 纤手破新橙 ◎ 031
 爸爸的吻 李国团 ◎ 033

第二辑 母爱之痛

- 不能对母亲开枪 叶广苓 ◎ 036
 妈妈,这么多年你多冷呀! [韩]金河 苏莱译 ◎ 037
 爹妈都想自己的娃 李元山 ◎ 038
 母爱之痛 孙鲁宁 ◎ 039
 母亲不习惯 藤缠树 ◎ 041
 没有回音的忏悔 佚名 ◎ 044
 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汪传华 ◎ 049

- 圣洁的背影 浪一 ◎ 053
 哑娘·唢呐 高普校 ◎ 057
 不要丢下我 一辛 ◎ 060
 泼妇 侯德云 ◎ 062
 闹钟里的母爱 高中梅 ◎ 064
 八块五毛钱 佚名 ◎ 065
 第一支钢笔 梁晓声 ◎ 066
 母亲与鞋架 澜涛 ◎ 069
 让我看着你 王焕伟 ◎ 070
 我的妈妈从来笑笑 含笑花 ◎ 071

第三辑 下辈子我来爱你

- 不死的妻子 宇新 ◎ 074
 那一季的花带着香 梅吉 ◎ 076
 下辈子我来爱你 紫罗兰 ◎ 080
 原来爱情没走远 佚名 ◎ 084
 在别人眼里望见幸福 佚名 ◎ 086
 旧爱的痕迹 凡娘 ◎ 087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女人？ 秋海 ◎ 090
 一个让你流泪的亲情故事 张梦 ◎ 093
 来生，还比你快 周海亮 ◎ 098
 今天离婚，你得抱我出家门 鲁宁 ◎ 101
 一个男人永远的悔 康儿 ◎ 104
 假如右耳听见爱 佚名 ◎ 109
 两棵树的守望 佚名 ◎ 112
 我与“父亲”的一张结婚照 雨山 ◎ 115
 狼行成双 邓一光 ◎ 118
 天亮了，爱也等不回来了 枫丹白鹭 ◎ 121



第四辑 天堂里的大哥

姐姐 方伟 ◎ 126

嫂子,长大后我娶你 暖暖 ◎ 129

天堂里的大哥 颜落 ◎ 132

弟兄的另一种诠释 夕归郎 ◎ 135

最后的善良 王虹莲 ◎ 138

弟弟的爱 老轻 ◎ 140

哥哥啊,天堂有雨,那是弟弟愧疚的泪 萧音 ◎ 143

远远的大哥最近的爱 缠枝莲 ◎ 146

给史蒂夫 成蓉 ◎ 150

第五辑 天使的目光

苦难生命唤醒的爱:一个男孩“冬天的故事” 风之语 ◎ 154

三弟的储蓄罐 周艳妮 ◎ 160

红色的保温饭煲 凡娘 ◎ 163

天使的目光 老玉米 ◎ 166

一地幸福的鸡毛 刘华 ◎ 170

请举起你的右手 李清 ◎ 172

天堂的来信 洵子 ◎ 173

哈提雅的第28个馅饼 乔叶 ◎ 177

感动 GANDONG

第一辑◎爸爸的吻



挑山的男人

姜钦峰

命运没有把他击倒，反而将他逼上了华山之巅，山一般的汉子，那一肩扛起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所有的尊严！

那次登华山，才到半山腰，我已脸色煞白，气喘如牛，只好找个地方坐下。迎面上来一个独臂挑夫，肩上背着个大竹篓，里面装了一个煤气罐（上山当然不会带空罐），弯腰驼背，像一张拉满的弓，脸朝着地几乎就要碰上膝盖，仅有的右手紧紧抓住路边的铁链，腿蹬手拉，仿佛每上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我忍不住招呼他：“大叔，坐下歇会儿吧。”他吃力地抬起头，循着声音张望，冲我笑了，然后在我身边坐下。卸下肩上的重担，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拿出水壶“咕咚”几口，擦了擦头上的汗说：“别人逼上梁山，我是逼上华山啊。”我们聊了起来，他是个健谈的人。

他原本身体健全，有美满的家。在他40岁那年，妻子突然得了重病，尽管他竭尽全力四处举债，却没能把妻子留住。家徒四壁，欠下一身的债，两个孩子还得上学，连债主进了他家的门，都不忍心开口，他反倒安慰人家，人不倒，债不亡，就算拼掉这身骨头，也要把债还上。他是个要强的人，不信自己有手有脚，有力气，会讨不来生活。

他把孩子托付给父母，去了外面打工，靠着家里的几亩薄地，别说还债，连孩子上学都不够。他去过好几个矿山背矿，工钱本来就少得可怜，还常常被拖欠克扣。无奈，他又去了河南，在一个小矿井下挖煤，虽说危险一点，工钱却保险，心里踏实。才做了两个月，却出事了，他的左臂被缆车砸断了。出院后，矿主叫他赶紧走人。少了一条胳膊，他连农活都干不了，回去就是死路啊。他第一次给人跪下，哀求矿主让他留下，说家里两个孩子还指望我的钱交学费呢，求您让我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哪怕看门扫地也行。矿主当然不会留下一个“废物”，只好给了他4000元钱，打发他回家。他把钱小心地分成了两半，一半缝在内裤里，另一半装在包里，然后回家，没想到那个包还是给小偷划了。

好好的人出去，回来却少了一条胳膊，一家人抱头痛哭。那条胳膊换来的2000元钱，他拿去还了债。乡亲们同情他，劝他出去乞讨，他说不行，我已经丢了一条胳膊，不能再出去丢人。眼看两个孩子就要开学了，学费却没有着落，借钱已经不



可能，能借的早都借过了。想起这些，他就心如刀绞，觉得自己不算个男人，不配做父亲。

他咬咬牙，拖着一条独臂独自去了上海，这是最后一线希望。晚上，他就睡在立交桥下，白天也不敢出去乱逛，怕被抓住收容遣送。他每天胆战心惊，起早贪黑到建筑工地上去寻活，可人家总有各种理由拒绝他。万般无奈，他壮起胆子去了一次残联，里面的人瞟了他一眼，就摇头说你走吧。快一个月了，他依然流落街头，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那时正是盛夏酷暑，他却浑身冰凉，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竟那样陌生，无论自己怎样努力总是受到伤害，走到哪都没有安全感。他忽然想到了死，爬上了高高的立交桥，一阵风把他吹醒，想起孩子，想起了家，他又骂自己蠢，你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那份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救了他的命。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他遇到一个老乡。老乡说，咱去华山做挑夫，只要肯卖力气，拿钱实在，还自由。他二话没说，跟着老乡去了华山，只要能赚钱，拼了命他也不在乎啊！第一次踏上华山险道，他背了50斤货物，才走了一小半路已经两腿灌铅，眼冒金星，喘不过气来。他想歇不敢歇，怕再也抬不起脚，想退无路可退，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一脚踏空就要粉身碎骨。他只能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上爬，天黑时才到山顶。

半夜下了山，领到15元报酬，他想，这钱根本不是人赚的，明天赶早回去吧。可是一觉醒来，他又登上了陡峭的山路。从此，他每天早晨6点起床，带上馒头和自来水就去领货。挑夫的报酬是按重量计算的，并且根据路途远近、险峻程度有所区别，上北峰要走四个小时，每斤货物的运费是三毛钱；南峰是华山之巅，路途遥远险峻，要走七个小时，因此价钱稍高，每斤四毛钱。只有劳动力价格低于缆车的运输成本，挑夫才有市场，他们根本没有谈价钱的资本。为了多赚点钱，他肩上的重量从50斤渐渐加到了100斤，这几乎是挑战极限。自古华山一条道，他没有退路，只能把命赌在华山。

无法想象，他究竟要流多少汗才能换回一毛钱！可他从不认为赚得少，反而对华山充满了感激， he说是华山帮他还清了债，还供了他的两个孩子上学，让他找回了男人的尊严。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暑假来华山看父亲。儿子问他，山路那么高那么陡，你怎么上去的？他笑了，说一步一步往上走，不就上去了吗。儿子执意要体验一下父亲的工作，他说不行。儿子说，我年轻力壮，你能上我就能上。到底拗不过儿子，次日一早，他拿了一个20斤的西瓜，让儿子背着上华山北峰，这条道近些，且没有南峰那样险峻。四个小时的路程，儿子却走了一整天，天黑时才到北峰，看见父亲，儿子的眼泪“刷”就下来了，说，爸，以后您少背点，要吃好点……

说到这，他忽然哭了，再也说不下去。顿了顿，他又自嘲地说，一个大男人哭得跟娘们似的，让你见笑了——哦，我得赶路了。说着他又背起了煤气罐，一只手

紧紧抓住铁链，弯腰驼背，像一张拉满的弓，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命运没有把他击倒，反而将他逼上了华山之巅，山一般的汉子，那一肩扛起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所有的尊严！

我为父亲开车门

黄方国

父亲为我弯了一辈子腰，吃了一辈子苦，操了一辈子心，而我呢？仅仅为他开了一次车门，就叫他心满意足，感动异常……

父亲是三天前的一个下午来的，当时无人在家，他搁下背篋蹲在门口抽叶子烟。傍晚，楼上的张婆婆告诉我，她下楼撞见父亲，以为是盲流，呵斥他走开，父亲惶惶不安：“这是我儿的家呢！”我向父亲求证此事时，父亲正在厨房择菜。他像犯了错的孩子，局促地站起来，搓着双手，目光游移，嗫嚅着说：“下次，我一定穿周正一点。”我本是怕父亲心灵受到创伤，欲安慰他一番的，岂料他不但没有半点委屈和愤慨，反而以为自己丢了我的丑而深感惭愧。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

家里不宽敞，我们把父亲和儿子安排在一间屋里。父亲进屋不久，我就听见巴掌落在脸上的声音，开门一看，见儿子正大吵大闹：“你脏，你脏，不准你亲我，滚出去！”父亲不知所措地捂着脸。“他是你爷爷，你爸爸的爸爸，我是他一手一脚养大的，你知道吗？小子！”我对儿子动了武。听到儿子的哭声，妻子一把把他抱过去，对我怒目而视。父亲垂着手，呆呆地站在一旁，又像犯了错一般。夜已很深，隔壁的我还听见父亲辗转反侧的声音。

次日早晨，妻用不友善的腔调对父亲交代：“茶几上有好烟，有烟缸，别抽叶子烟，别乱抖烟灰。别动音响，别动气灶，别动冰箱，别动电视……”父亲谦恭地说：“叫我动，我也动不来的。”中午我和妻子回来，看见满地的水，父亲正蹲在地上，拿着帕子，手忙脚乱地擦地板。妻子一甩手进了卧室，“砰”地一下关了门。父亲便立即又像做了错事一般，不知所措起来。我按按他的肩：“爸爸，您想帮我们拖地板是吧？”父亲点头。我便拿出拖把，给他示范了一番，然后交给他：“您试试！”父亲拖净了剩下的半间客厅。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望着我，一脸感激。

下午下了一场小雨，下班回来不见父亲，妻子顿时火冒三丈，对我大发脾气。

我和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正斗至酣处，门铃响了，父亲站在门口——湿漉漉的头发搭在皱纹堆砌的额头，松树皮一样的手提着一个塑料袋。他鞋也没脱就进了屋，妻子“哼”了一声，又进了卧室。我说：“爸爸，吃饭吧！”父亲说：“吃吧，吃吧，我孙儿呢？”孩子被妻子送到岳母家去了，若父亲知道内情一定会伤心，我只得对他撒了个谎。父亲盯着我看了一阵儿，若有所悟，默默地离开饭桌，打开身边的袋子，拿出两袋核桃粉、两瓶蜂糖、一袋健脾糕。

父亲说：“我去买东西了，不会买，也不知你们缺啥，就琢磨着买了这些。”

父亲顿了顿又说：“蜂糖治胃病，你记着，一早一晚都要喝一勺；她是用脑的人，核桃粉补脑；孙儿胃口不好，瘦，就给他买了健脾糕，吃了开胃。”

父亲最后从贴身衣兜里拿出一个塑料袋，说：“这5000块钱是我卖鸡卖猪攒的，都攒三年了。我用处不大，你拖家带口的用得着，拿着。我明天要回去了，你有空就回来，看看你妈的坟、你爷的坟。没空回来，爸也不怪你，你们忙，单位纪律严呢！”说完父亲笑了一笑，摸出叶子烟，正要点，可能想起了妻的交代，又揣了回去，但舌头舔嘴唇的细节将他此时的欲望暴露无遗。

我给父亲卷了根烟，也给自己卷了一根。我俩中间隔着张饭桌面对面坐着，烟雾缭绕，我们都不说话。

父亲执意要走，他说他惦念屋边的塘，惦念塘边的田，惦念那条跟他一起串东家串西家的大黑狗。怎么留也不行，我决定叫辆出租车送他回去。

富康车开到父亲身边，但一生都没有坐过小车的父亲却不知怎么打开车门。他的手在车门上东摸西摸，一脸尴尬。我上前一步，弯下腰来，打开车门，服侍父亲坐进车，再为他关上车门。父亲伸出头来，一脸的幸福，他在为儿子的举止而激动啊。他说：“儿啊，爸算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了。”说完，抬手抹着眼圈，憨憨地笑着。我顿时百感交集。

活在世上，活在城里，活在官场，我在许多人面前弯过腰，为许多人开过车门，但从没为父亲弯腰开过车门。我为别人开车门的时候，从没像今天这样毕恭毕敬，表里如一过。父亲是农民，我是干部；父亲是庄稼人，我是城里人；父亲这辈子已无法超越我的高度，但我有今天全仰仗父亲的奠基。父亲为我弯了一辈子腰，吃了一辈子苦，操了一辈子心，而我呢？仅仅为他开了一次车门，就叫他心满意足，感动异常……

车越开越快，望着父亲离这个人情味淡薄的城市越来越远，突然间有一种冲动让我心头一颤，泪水禁不住潸然而下……

痛了三十年的一记耳光

姜泽华

父亲为了弥合我们多年隔阂的父子情，临去之时，竟希望我，打还他一记耳光！

1973年，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我们全家被遣返回胶东老家，落户在即墨城乡结合部一个叫宋庄的小村子。

离我们在宋庄的家不远，有一座钢铁厂的垃圾山。那里不但是村里孩子们的乐园，也是我和弟弟经常光顾的地方。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为了维持我们一家的生计，我和弟弟经常在垃圾山的炉灰里拣煤渣。

那天一大早，我和弟弟又来到垃圾山下。前一天晚上钢铁厂喧嚣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垃圾山下必有新鲜的炉灰。

真是好运！新炉灰里不但有许多煤渣，还能见到鸡蛋大小的焦炭！我和弟弟兴奋地挥舞挠钩，拣起一块块的煤渣焦炭，也收获一块块欢笑喜悦，这下，妈妈可以好几天不用为无柴做饭发愁了！

卡车在垃圾山的另一边又倒下一车炉灰。我一边吩咐弟弟在原地继续寻找，一边提起竹篮向垃圾山的另一侧奔去。

忽然，垃圾山那边传来弟弟大声的哭喊声！当我赶过去时，弟弟的竹篮已被打翻在地，村支书的双胞胎儿子正在对弟弟拳打脚踢！

“拣到的焦炭都归我们！以后拣到焦炭，也要给我们！说，听见没有？”他们一边有恃无恐地欺负我弟弟，一边擦着嘴唇上的鼻涕恶狠狠地威胁道。

“你们凭什么欺负人？”我气愤地质问他们。

“凭什么？就凭你老子是叛徒，是特务，是臭老九！怎么样？信不信我爸能革你那反动老子的命？”他们得意地乜斜着我，其歹毒邪恶与年龄构成巨大的反差。

本来，我和弟弟不是他们的对手。可他们辱骂我的父亲激怒了我，我深爱我的父亲，谁侮辱我落难的父亲我就会和他拼命！我装作害怕的样子从竹篮里拣起两块最大的焦炭，对他们说：“把两块最大的给你们，行不行？”话音未落，我手中的两块焦炭已分别重重砸上了他们的脑壳！

那对双胞胎大概是被脑袋上流下来的鲜血吓呆了，直到见我又抄起拣煤渣用的



二齿挠钩，他们才回过神来一声尖叫，哭喊着捂住脑袋掉头就跑。

弟弟为我的胜利欢呼雀跃，我也顿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像个男子汉了！

中午，我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回家。我一进家门，就高举手中的竹篮向父亲报功：“爸爸，我们拣了好多煤渣，还有焦炭！”

可是，对我和弟弟一向疼爱有加的父亲，这次并没像往常那样表扬我们，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看着弟弟，把我们看得不知所措。

突然，父亲劈手打掉我手中的竹篮，然后手一挥，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顿时感到眼冒金星，四周一片黑暗！原本斯文的父亲，从没对我下过这么重的手，我顿时感觉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

我的脚下，是我和弟弟拣的满满一竹篮煤渣焦炭，撒落在我家的庭院；我的鼻血滴滴答答，滴在我的脚面，滴在满地的煤渣焦炭上……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一年是我家生活最窘迫的一年。父亲在村里干最重的活儿，出最多的力，可我们家依然吃的穿的不如别人。那次挨打以后，我几乎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甚至在心里，我也早已不再把他当作父亲。我开始变得沉默阴狠、玩世不恭。村里所有的孩子，包括村支书的两个双胞胎儿子，都开始躲我怕我，我几乎天天和人打架。对自己的亲弟弟，我也没了原来的温情和关爱。

后来有次在饭桌上，父亲想向我解释，以缓和我们的关系，我却冷冷地拒绝了他。我说：“你很早就教过我，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但现在在我眼里，你就是个无刚的男人！你为了向人讨好而打自己的儿子，你早已不配是个男人了！别和我说话！”说罢，我把眼前的饭碗往地上一摔，摔门扬长而去！

我的身后，传来母亲压抑的哭泣和父亲长长的叹息。

18岁那年，正碰上上世纪80年代的那场“严打”。因故意伤害罪，我终于把自己玩进了监狱。在劳改农场，一个据说曾经很能“砍杀”的狱友有次问我，听说你也被人砍过？你最重的一次伤在哪里？我想了想，指指自己的心口说，这里。我最重的伤，在这里！

服刑三年，我没有接受过父亲的一次探视，而那时，父亲已经被落实了政策，是教育系统的一名工会干部了。出狱后不久，正赶上恢复高考，我很幸运地念了大学，接着便是工作、恋爱、结婚，但我始终没有花过父亲的一分钱。甚至父亲要拿出部分工资补贴一下我小家庭的清苦的请求，也被我断然拒绝了。为了那一记令我痛彻心扉的耳光，我不想给父亲一丁点求得我原谅的机会。

其实，在我出狱的第一年，母亲就对我说，父亲对当年的那一记耳光，也是悔恨得要死。当年我把村支书的两个儿子打了，村支书的老婆在第一时间就到我们家发泼。她对我父亲说：“我的儿子伤成什么样，你就要把你的儿子打成什么样！要不然，哼！你们一家四口以后就别想要口粮了！”

从未向谁低过头的父亲就是在那一刻妥协了，为了多病的母亲，为了年纪尚小的我和弟弟。可当他一见到我满脸的鼻血和我当时那种绝望而无助的眼神，父亲马上就后悔了。

——为了不至于被断供口粮，父亲把我们家压箱底的70块钱，都给村支书的双胞胎儿子买了营养品送去赔礼。

后来，我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因母亲的不断解释有所缓和，但我还是心存芥蒂。说不上为什么，我和父亲之间，总是没有多少话说。父亲极少来我的家，我也很少到父亲那里去。

男人与男人之间，多年已成习惯的隔阂要一下解除，似乎很难吧。尽管彼此心里，也许早已淡漠了那个隔阂的缘由。

父亲病重入院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参加单位的一个培训。待我匆匆赶回，父亲已在弥留之际。当我伏到父亲床前，父亲似回光返照，猛地一把抓过我的手，往他的脸上拉。我以为父亲要我为他合上双眼，可我的手刚一触到他的脸，父亲那干枯的双眼就滚出两滴浊黄的老泪，永久地合上了。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当年的那一记耳光，于他自己的伤害比我更甚，父亲因此悔恨了一生！那一刻，我痛叫一声，哭倒在地——父亲为了弥合我们多年隔阂的父子情，临去之时，竟希望我，打还他一记耳光！

我的哑巴父亲

段慧丽

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

从死神那里，我的哑巴父亲把我的生命抢夺了回来。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卖豆腐咧……”

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父亲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父亲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被大人使唤着过来买豆腐，不给钱就跑，父亲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音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那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父亲是个哑巴。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父亲给我扎小辫了。我一直冷冷地拒绝着我的父亲，妈妈去世的时候没留下大幅遗照，只有她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两寸照片，父亲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方镜支架的背面看照片，直看到必须做事了，才默默地离开。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知道我父亲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父亲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磨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了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般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特地穿了一件新缝制的蓝褂子，坐在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味儿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当我看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的面给父亲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泪叫着：“爸爸，您吃肉！”我父亲听不到，但他知道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芒，泪水和着高粱酒大口喝下去。我的父亲，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得那么潇洒！要知道，18年啊，18年，他没见过几次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

父亲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淡淡豆腐味儿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20公里的铁岭。

安顿好一切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父亲，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我遭遇了车祸。

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我是段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最后赶到的父亲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肩扛着我的身体，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地划着十字，请求医生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嫂子说，她从来没见过懦弱的父亲那样坚强而有力量！

在认真清理完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大哥二哥，准备后事吧，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得像个瘪葫芦。